

者日所其多，老弱者死于沟壑，强梁者窃而走险，随之土匪横行，民不聊生。官府不察致乱之源，亟思补救，乃更滥发纸币，钱法日坏，物价高昂，商店因之倒闭。占山服官黑省有年，深知此弊，早具改善之决心，此番更赖日本友邦表示无领土之企图，互相经济之提携，从此有善邻好意之援助，真诚之亲善，定当锐意革新，增进民生福利。目下当务之急，即先举办全省清乡，肃清匪患，裁汰冗兵，整理财政，减轻民众负担，注意金融调济。至于整顿交通，开放富源，均为当务之急。且今后对于官吏确定登用之途，明示黜陟之道，毅然改进，则黑前途，实利赖焉。占山不敏，素知我省地大物博，人情朴厚，果能上下一心，定能造成天下之乐土。今当就任长官伊始，谨此披沥至诚，聊申至愿，尚祈中外鉴察。

3月8日，马占山赴长春迎接溥仪，9日参加伪国成立典礼，同时发表兼任军政部长之职。

（摘自全国政协、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《马占山将军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）。

## 在与日方周旋的日子里

杜海山

### 海伦会谈

1931年12月6日，本庄繁派他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

佐，借财务顾问驹井德三、主计染宫、翻译嘱托福岛<sup>①</sup>到哈尔滨，住北满旅馆。午间与张景惠、赵仲仁会见。当晚张、赵以电话通知马占山：“板垣将前往海伦会晤，让我们先通知你。”马占山答：“江省东部的老百姓仇恨日本人，日军切勿前来，倘发生意外事故，本人无法负责。再则我已退出省城，无必要与日本作直接交涉。”两方正在谈话，板垣接过电话，直接向马占山说：“日本欲请马主席仍回省城……”马占山不等他说完，即放下电话而去。

7日早8时，板垣不待马占山之许可，径率驹井、福岛、染宫、日驻哈领事馆馆员彬山冈野及新闻记者，由赵仲仁、韩云阶陪同过江，到呼海路马家船口车站。赵仲仁从电话中要求马占山许可与板垣会见，马占山不见。赵仲仁再三恳切的要求，力言板垣此来，决无恶意。马占山只允在绥化车站会见。赵以绥化站没有方便地点，固请仍在海伦。得到马占山允许后，他们来到海伦，住广信当铺商号。晚9时，赵仲仁陪同板垣先访参谋长谢珂，说明来意。10时，马占山首先接见中国新闻记者，表示：“日人前来，无论是威胁或利诱，决不改变抗日决心，作任何妥协。”

11时半，马占山邀请日方及其他外报记者座谈，谓“中日事件的发生，由于日军挑衅，希望记者先生了解事实真相，主张正义。”

12时，马占山偕谢珂及中方翻译接见板垣、驹井、福岛、染宫等于广信当商号，赵仲仁亦在场，谈至次日（8日）晨2时半离去，会谈经过如下：

<sup>①</sup> 关于海伦会谈日方参加者，目前说法不一。其中板垣、驹井德三、嘱托福岛3人没有争议，另外还有谁，还有一人还是两人，则说法不同。目前提到的有以下几位：主计染宫（职务不详）、哈特务机关的宫崎繁二、日本驻哈领事馆馆员彬山冈野、会计佐谷。

板垣先致寒暄，接着拿出本庄繁名片说：“此来系代表本庄司令官，向贵主席提出两项要求：第一项，为了保持东亚和平，关东军决不许东北的抗日举动继续存在，对此实有整个计划和最大决心。对于呼海、齐克两路，因佩服贵主席的英勇，暂不即时实行军事计划，以维持东亚和平。第二项：东北地方，中日彻底合作，如贵主席变更抗日举动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，则日本无领土和政治野心，即划黑龙江省为自治特区，由贵主席治理，日本决不干涉，只要求派日本顾问两三人。”

马占山：“第一项的保持东亚和平，正合本人主张，极表同意。但江省此次所采取的军事行动，纯为自卫，我希望中日纠纷早日得到和平解决。第二项，我亦同意，但必须尊重中国主权，先撤退日本在黑龙江省的军队，以表示诚意。”

板垣：“必须贵主席变更抗日举动，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，日本才能考虑撤兵。”

马占山：“不先撤兵，就是无诚意。”

板垣：“我们回去商量后，再为答复。”

马占山：“一切问题都可以随时商议，唯有撤兵是先决问题。”

板垣：“我向贵主席提出三个问题：（一）此次冲突系一时误会，能否即此谅解？（二）贵主席对此观感如何？（三）今后作何态度？对日军是否仍作反抗行动？请明确答复。”

马占山：“本人态度，早向中外宣示，今后日军如不相迫，自可维持和平。”

8日板垣等辞去，返回哈尔滨<sup>①</sup>。

在会谈中，韩云阶作翻译，对某一问题辩论间，韩云阶每

<sup>①</sup> 谈判内容、时间说法不一。

每偏向日方，不但我方在场的人感觉不快，就是马占山的卫士亦看着不顺眼。韩云阶赴厕，出屋门就被卫士赵振东拦住，问他是不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老向着日本，并拿枪抵着他的脑袋，韩云阶吓得跪地求饶。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我（当时任马占山的卫士长）来到，赶紧喝退赵振东，扶起韩云阶，送入会议室，并嘱韩不要向马主席说，以免赵振东受责。

后来马占山到长春，韩云阶谈及此事时说：“当时我小解赴厕，这位卫士老爷捉住我，坚不放行，我竟尿在裤子里，要不是杜卫士长赶到，可能就危险了，主席的卫士真厉害呀！”马占山佯怒，向韩表示歉意。回省后，嘱赵振东此后不可再如此鲁莽。

### 支援哈尔滨保卫战<sup>①</sup>

马占山退守海伦后，丁超、李杜率部抗敌，并联络马占山结成共同阵线，马占山欲借与板垣会谈的机会，骗得进省城齐齐哈尔，吃掉该地的日军，然后沿洮昂路进袭洮辽，与热河方面的义勇军取得联系。谁料计划未就绪，吉林自卫军受哈长线日军之压迫，渐呈不支之势。马占山赶派程志远骑兵旅，沿齐克路开向省城附近，以慑铃木旅团之后，牵制其进攻哈埠。复令步兵苑崇谷旅，沿呼海路开赴哈埠近郊，支援吉林军。同时，马占山等发出联名通电，以示保卫哈埠，为国效死之决心。

驻江省省城的日军铃木旅团千余人，2月2日早，开到东铁昂昂溪车站，扣留车辆，向烟筒屯进发，拟去哈攻吉军之后，及阅马占山等的联名通电，并得知张殿九旅拆毁安达一段铁路，准备截击的消息后，遂中止前进，连夜返回省城。在洮昂路的日

<sup>①</sup> 关于此段史实，目前说法不一，分歧甚大。这里是一家之言，请注意参考其他各文。

骑兵千余，亦与省城日军联成一线，互为策应。我军在省城附近的涂全胜、朱凤阳两骑兵团，以势孤恐遭包围，遂退至齐克路塔哈尔桥。程志远闻讯，亦停止向省城前进。马占山恐日军由齐克路来攻，乃饬吴松林、徐宝珍各部，沿该路线布防。

3日午后，我驻双城的第二十五旅张广喜团，闻敌至，未战先溃。二十六旅二团被牵动亦行撤退。李杜在哈急调五家站之预备队马宪章旅往援，马宪章于4时出动，至三闸堡地方（距哈市35公里）发现敌装甲车三部开到双城子铁桥，即将其击退。马宪章所部即停留该地。夜间日军以轻骑来扰，无正式接触。

4日早5时，日伪军步骑兵分两路，在猛烈炮火及飞机掩护下，以装甲汽车作前驱向我猛攻。李杜、丁超都亲到前线指挥，战斗激烈，日军坦克两辆，被我平射炮击毁。丁超的二十八旅，宋文俊的二十六旅，马宪章的三十四旅，官长海、冯占海两个混成旅，都在火线上拚命抵抗，因受敌空军威胁，骑兵炮兵失去联络，午后2时，被迫节节后退。后防撤至哈西顾乡屯，前线退至三姓屯（距哈市10公里），形势万分危急。丁、李连夜电商马占山增援，马占山即派停驻哈北庙台子站（距哈市7.5公里）的苑崇谷旅相机应援。

5日早7时，日军开始总攻击，主力集中于顾乡屯、偏脸子、何家沟、新正阳河等四处，我军分别抵御。日军投弹数百枚，我军密集处都被轰炸，骑兵受害尤重。我苑旅在何家沟遭敌包围，伤亡特重。至10时，炮声愈烈，市内可闻，交通全部停止，商户闭门，街市上除警察外，几无行人。

下午2时半，日军若松联队从哈市上号（香坊）攻入，占据无线电台和二十六旅兵营，大部队侵入西马家沟。午后3时已抵南岗八乍市及铁路局。我军受敌空军威胁，人荒马乱，纷向哈市东北撤退。午后4时，我军大部队除乘车退却者外，余均步行，

退至马家船口。4时40分，日军滨本联队沿东铁侵入哈市总站，各部同时停止战斗。是日正当阴历除夕，哈尔滨即于这一天陷落。

### 赴哈见多门

哈尔滨沦陷后，日军连日由长春方面运送军队开赴江省，集结哈埠，与呼海路仅一江之隔，其计划是：一方面渡江攻呼海路，一方面沿齐克路攻海伦。我军在呼海路的兵力单薄，且久战力疲，如战争再行发动，不但呼海路海伦不保，而散在各处的部队，亦恐有瓦解之忧。黑龙江省将永非我有。

当此关头，马占山决定赴哈会见多门，变更策略，相机应付，以缓和当前危局。

1932年2月8日清晨（旧历正月初三），马占山由海伦起身赴哈尔滨，只带我及汽车司机张××两人<sup>①</sup>，秘密渡江，到江省驻哈外交办事处长王鼎三家，请王邀谢介石（后任伪满外交大臣）面述来意，谓“此行系根据板垣海伦会谈，来和多门会晤，请谢代马转达”。谢转达后，约定在哈市南满铁道会社相见。马占山穿便衣，内藏手枪两支，我衣内亦藏手枪一支，外佩匣枪一支，汽车内亦暗藏枪支。马占山密嘱我：“把汽车停在门外，敞开车门，车不熄火，如闻枪声，即将门卫击毙，我在里边对付多门，小心仔细，切莫慌张。”谢介石陪同乘车到满铁会社，谢劝我把外佩匣枪去掉，马占山许之。院内有卫兵20余人，多门亲身出迎，握手寒暄导入客室，内有军官7人，按枪环立，土肥原亦在座。马占山觅坐室隅，态度从容。相谈两小时，情形如下：

<sup>①</sup> 一说还有韩云阶陪同。

多门：“马占山先生此来，事前没有通知，请将来此的意见告知。”

马占山：“因板垣先生上次去海伦，表示希望和平，并允江省自治，日本无政治领土野心，我来此即商谈江省自治问题，我想一切纷争都可和平解决。故尔只身前来，以表示诚意。希望日方重视诺言，开诚相见。”

多门：“你既只身前来，真是英雄，我皇军决不小器，扣留或加害你。”

马占山：“我只身前来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愿听贵军对江省自治的办法。”

多门：“江省可以自治，惟须设日本顾问数人。”

马占山：“江省既然自治，不设顾问，才是名实相符。”

多门：“马先生既来此，各事都好办，江省有马先生，一切当然不能与奉天、吉林一样办法，我想本庄司令官亦无异议。”多门即嘱土肥原以电话请示本庄的意见。少时，土肥原返回。

多门：“本庄司令官已来电话，只要不打仗，诸事都好办。”

多门说完，与土肥原皆面现喜悦之色，多门嘱以电话告马迭尔饭店备宴，约马占山午餐。

马占山因多门很容易地接受了要求，恐另有阴谋，被骗加害。倘多门临时脱身，和其他人拚命，实不合算。因言：“不必去吃饭了，如有怀疑，我愿留在此处，以待事情最后解决；如无异议，我就告辞了。时间太长了，恐我部下发生误会。”

马占山在说话间，注视多门气色尚无异状，似无怀疑之处。

多门与土肥原齐说：“不要紧，吃过饭再回去，日军决不怀疑，亦决不作卑鄙无耻的事。”

马占山回答：“可以。”

12 时同到马迭尔饭店进午餐，多门与土肥原都表现极其客

气的态度。到1点多钟吃完饭，马占山向多门及土肥原告别。回到外交办事处，王鼎三正焦急无措，见他安然归来，欣喜若狂。午后3时，马占山渡江，改乘火车回返海伦。

2月9日，马占山在海伦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，报告敌情后，把赴哈尔滨会晤多门的经过向大家说明。到会的人多数都同意接受江省自治的条件，与日军讲和。

马占山在散会前又向大家说：“我们抗日的初心，是不改变的，现在与日军讲和，不过是为了缓和目前紧张形势的一种临时办法，借此争取时间，整理部队，为继续抗战作好准备，我们不可因此松懈下去。你们回队后，要加强训练，向士兵讲解抗日的意义。至于外交方面，由我完全应付，你们不必推虑。”各军官在会议簿上签名后都满意而去。

### 沈阳会晤本庄

马占山在哈尔滨与多门会晤后，赵仲仁奔走于多门、张景惠、马占山之间，策动江省亲日，以取悦于日本，并企图抬高个人身价。他替多门转达本庄的意旨，向马占山说：“江省自治问题，必须马先生到沈阳与本庄司令官面谈，倘有什么怀疑，可以土肥原作质。”马占山慨然愿往，并表示不须土肥原作质。

2月16日午前10时，马占山乘日军所备飞机，于午后1时到沈阳机场，本庄、板垣、张景惠、赵欣伯等20余人均在机场候迎，马占山下机后，与来迎者握手寒暄。本庄说：“马先生可到张景惠家休息，明日午前10时会晤，并请午餐。”又嘱板垣陪马先生同到张宅。

当晚，马占山向张景惠、臧式毅建议：“与熙洽联合，一致主张东三省自治，不脱离中国。日方如允许我们这个要求，在其他问题上，我们也可以让在让步的情况下给以解决。”



张、臧两人说：“日本劫持溥仪，制造‘满洲国’，势在必行，无法挽回。”马占山闻言，深感惊愕，立即机警地只谈江省自治问题，敷衍下台。

17日，马占山穿便衣，暗藏两枪，同臧式毅、张景惠一起来到关东军司令部。司令部大门及二门处，各有卫兵12人，警卫森严。入室后，见本庄已非昨日态度，高踞沙发，不起立，亦不让座，座后站立军官和卫士多人。这个所谓的“联省自治”会议，一开始便讨论建立伪国事宜，马占山知道自己上当了，但身处险境，只好沉着应变。这次会议通过了所谓新国家建设大纲，任命三省省长，马占山为黑省省长。最后，当日方起草了所谓《独立宣言》，要求马占山签字时，他声称头痛，周身不适，并呕吐了几次，借故搪塞，没有签字。翌日晨，便返回江省。

（摘自全国政协、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《马占山将军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）

## 控制县级政权

### 攫取县级政权

霍燎原

在关东军利用汉奸大搞叛国“独立”，拼凑伪省级政权的同